涇東小藁

涇東小藁卷之二

詩

民風詩一首

常年水旱也應多水旱今年苦柰何春盡四郊唯見土
雨深平地欲成河飢寒自分塡溝壑富貴誰曾怨綺羅
但願天心回頃刻南風重聽五絃歌

七月廿四日申酉間天復作陰翳且雷為之戚
然黃昏私心默禱於雄縣院中冀神明之矜
念吾民也詰旦朗晴喜而賦詩

奉
詔蘇民瘼惟應望歲豐積陰千里共默禱一誠通
中夜風猶競東方日已紅餘生復何願朝夕事天公

赦後偶書

奉命巡行又月餘水村山郭幾躊躇烟薰館伴都如鹿浪打篙師半欲魚聖主至仁寧有極民生々難亦全除明年豐稔人先說昨日天門放赦書

寄崔尚書

節麾西還數月餘東家消息近何如朝攀阿母墳頭樹夕課諸郎膝下書忠讜不忘金鑑錄班行猶在玉堦除君王日々思賢佐驛召行看走使車

謁北嶽恒山神廟（韓魏公所為儼一宮闕也開元天寶元和諸碑具存）

靈祠高架五城樓　聯代重修壯北州剎落龜龍千載

石淋漓牲酒萬家秋神當默造斯民福我適叨分

聖主憂時雨時暘令一月辦香来此若為酬

槀城董氏墓林

元龍虎衛上將軍俊九子文炳文用文惠尤顯自是多貴顯今微矣

董家勲業冠當時國有濟常墓有祠風雨漸銷龍帶氣

楸梧須長鳳凰枝三災古路樵人識一片残碑史氏知

麥飯更誰尋起輦年年寒食總堪悲

過靖遠王公墓冈遺可七八頃既而至魏伯村

寺僧言稍東南不十里音王少保祖壠也二

公皆嘗躬督脩治尤宏壯而下有怨言不勝

勞擾之故一夕化為烏有者久矣是晚東麻

院中觀志書乃有王公營葬章程記文一首
送營墳進士而作以名公山甫之役為比謀
我乎其言也作小詩一章

破却人家作毋墳祖宗遺殖反成塵可憐詡子章程記
不及山僧一語真

九月一日[illegible]麻至祁州風日和美屢觀樸棗
黃孩白髮群然集樹下仰倚歔呼無態不有
喜而成咏用代民謡

放馬蹋租荷
至尊逃亡今復見生存家々製作線花朶處々讙呼棗
樹根仍買犢牛躬稼墻便尋書冊課兒孫艱難莫道渾

忘卻枯點墻頭認水痕

夜來大風楞葉盡落而階庭葵株如故紀以小詩九月廿五日也

幾樹庭楞一夜空絶憐堦下綠叢〻丹心缺卻無人試還傲清霜與曉風

思歸一首

南望鄉山路幾程。年過半百嘆浮生。客中斷酒因防疾。杜裏無詩得避名。家事徒忌書後悔。國恩多負夢時驚。何由遂卻歸田計。還與康衢樂太平。

淵城道中

曉出城闉路悠〻客思長蕭稭霜下盡楊柳望中黃老

驥傷遠道征人思故鄉西山近如許我欲步青蒼

易州北馬跑泉

山水鍾靈本自然蒙泉如帶可成川尉遲戰馬今何在說與鄉人莫浪傳

十月十六日黃昏同王伯宣侍郎於龍灣小歇對河待濟至更餘作

亂石登登倦著艱溪聲月色下河船擊浮老眼驚前事錯認盤山雲塞邊

遊小西天

似與名山有宿緣茲行況復小春前暖烟晴日風光好絕巘層崖地位偏石上偶存何代跡洞中疑有古時禪

盤桓未覺歸來晚來月推敲信玉驄

小西天石經洞經倡於煬廣而成於唐末時事可知也

蒼山壁立倚雲天劍刻絲絲恨往年不道中原愁兵子
謾詫西域誦貢蓮若荒夜雨蝸涎出草螢秋風野火然
底用排佃嘆銷歇鴻都門下亦堪憐

竹枝畫眉為僧題

禪房瀟洒一塵無粉墨何人著此圖我與頻伽是知己
春禽那用竹間呼

題畫二絕

山色雨餘蒼溪迴草樹香只憐行跡在來此問漁郎
百十前朝寺白雲深處深塵中復何事一舸繫松陰

題馬

鏖戰歸來濕陣雲時時拂拭五花文憑君莫說沙場事福將成功不在軍

王大理兄同心壽六十

令弟才名北斗齊阿咸文采麗晴奎百年纔過六十歲四座携分多少題玉帶錦袍紛共集山珍海錯遠相攜人生懽會能如此痛飲何妨醉似泥

京城賑飢隆福寺夜坐有懷定襄郭公

夜深何事坐尋思欲解民災副主知此際東家老元帥王壺銀燭正敲詩

隆福晚浴

湯泉石火曖溶溶萬劫鄱將一洗空振袂彈冠毛骨爽
置身疑在太晶宮

走筆再和答宗襄

承和章妙甚只是未免責人以跡耳夫豳風之於民亦至矣心乎其民固不在詩與不詩也公豈忘情於民者哉再用和去首句借用魯齋全語幸勿訝焉

只卻千思與萬思艱難云恐未曾知才兼將相公今是
高詠何妨七月詩

崆峒壽意爲袁錦衣母九十賦

二月都城浩蕩春金吾壽母慶芳辰龍沙北望風烟舊

鸞語南來雨露新一代明良千載遇幾家慈孝百年身
華堂便是神仙府不説崆峒頂上人

章中監父輓詩

仙翁仙去已云賒留得香名衆口誇謾把籯金爲長物
只將忠孝作生涯通明殿裏賢郎貴種柳江邊落〻斜
見説推 恩頒 郎典九原無地不光華

送吳學士先生致仕兼簡侍郎李公

東風臨別勸深盃誰似先生得意回七十年高知盛福
九卿官重識殊才玉堂金馬 天恩在翠竹黃花小徑
開禮部相逢同道及 朝廷還待潞公來

用壯嶽詩韻謝遜之侍郎

得謁廟詩刻感幸何已倚韻奉謝執事者勿
以形穢爲嫌瀆聽見咎則又幸也

好手能脩五鳳樓遠尋恒嶽去邊州要將
明主精禋意散作豐年黍稌秋詩擬杜陵真獨步才如
范老正先憂嗟余附驥何多幸一字千金價莫酧

用北嶽詩韻答劉祐之侍郎

白雲紅樹驛邊樓闕道君家住此州插架圖書松影月
繞籬風雨菊花秋百年親老承顏喜八座官高爲國憂
和得新詩勞寄我明珠斛斛也難酬

曹鎮撫挽詩

常在羽林軍青年到白紛奉親惟盡孝復辟敢言勲名

落歷中夢追逝水上墳傳家有諸子能武復能文

竹林別墅為盧照王同心賦

三槐古樹重重陰忽復移家來竹林好是宣溪側終日盤桓坐苔石朝飧竹實正堆盤莫對竹光猶岸幘知君看竹念連枝況復文章在鳳池名門世德那可及遥寄武公淇澳詩

壽徐庶子母七十端午誕日

白雲南望思懸懸知是先生退講筵 聖世遇當全盛日慈親初值古稀年題將錦軸從都下分得黄封自御前都付故園諸子弟王蒲香裏奮群仙

次韻答黎文大

老覺人間萬事空受恩深負　大明宮南征北伐虛名

行義夕惕朝兢實病中道在魯論曾示達學成齊楚本非

了黄生不見心如渴毋惜緘書寄順風

半着儒衣半珥貂交游此日徧層霄愁來王粲傷吾土

歸去陶潛志本朝兩袖白雲花外夜一簑青雨竹間橋

誰言落魄江湖上還有康衢答　帝堯

送曾習助教之南京

幾人清白佐秋官太學儒師到亦難報　國須君吁光

矣韻褕經過莫盤桓

太學文章動壁奎後生千載說昌黎重來更比前時好

定有聲名北斗齊

二十年前識面時紅蓮秋水是容儀如今白髮君兼我
可忍相逢又別離
河上氷消新水生扁舟指日到南京舊游曾在昆山下
想得題詩寄遠情

送丘戶科使琉球

中山遥在海雲東此ゝ勞君下九重賜得麟衣天上
出捧將 龍勑御前封
皇仁曠蕩窮三島使節崢嶸擁萬峰盛禮告成歸及早
絲綸香案渥恩濃

退菴贈別

美人別我去嬌首天之涯清風與明月物ゝ是相思

李用初家雨中賞芍藥次韻

官裏文書謾作堆當堦芍藥向人開太平時節同歡賞分得天家雨露来

西兵未鮮且城中時疫死已相枕籍吾徒之責有不得而辭者執事乃欲以賞芍藥詩示之可乎因用韻再和二章當鮮嘲耳

妖氛已掃白龍堆為愛名花綺席開時雨一番非偶尔明光昨夜捷書来

建日愁聞土骨堆花前何暇一尊開逃花元是通靈藥況復知時好雨来

送楊尹

吴下絃歌邑王租萬頃連征傜非徃時水旱苦頻年黄
傍聲名重烏臺歲月遷此行知努力真倚大夫賢

聖朝初復縣已過百年孫詩禮家〻俗禾麻處〻香人
傳前葯馬政比古龔黄珍重鄉先達同流百代芳

題冠服小影寄與謙五絶句

此幅閩中人所爲見者云不甚予似也曰手
題五絶句以寄吾與謙弟庶幾與謙因吾言
而得吾心耳吾像之似不似曷足較哉

成化七年五月十五日葉某書于吏部之南
房是日食
賜鰣魚

廩食官家三十載　君親爲報乏秋毫近来情况前知否兩點霜華入鬢毛

醉耕先君隱者流曾許三子擅煙樓如今吾汝成何事伯也真從地下遊

吾弟今年四十餘不知肥瘦却誰如料它漁獵全無預只教兒孫讀古書

紛紛阿姪慕浮華我有愁心到海涯一語殷勤煩汝寄莫教鵝鴨惱隣家

歸心日夜憶吳淞爲憶江頭舊釣蓬辨取綠簑青蒻笠還東不住住橋東

次姚尚書鰣魚詩韻

舉網江波不動鱗鼇冰藏處爛如銀連艘貢入登
原廟特使恩須重老臣鹿䔶櫻桃徒逞美宗家鹿角鱻名
敢言新年〻飽食叨班忝司鑰深慚志未伸

兵部後房雨中賞蓮次韻

雨外紅蕖朶〻開群公滿座酒盈杯笑談喜及空司山奕
知是王祖不用催

寄張成

兄弟聯登桂子芳鄉才況復擅文章須知萬里雲霄近
只在涼秋一月忙

清素葉翁壽詩 御史綱父

文八閩前朝有大名羨吾橋梓際 皇明分來官俸先生

養占得賢科御史榮緑水畫船光使節紫芝黄菊慶長
生逢知此日錢塘上嘖〻邦人起頌聲

竹軒爲徐以道作

六街塵土意如何一片濃陰出薜蘿不向江南詩種好
自緣都下得春多清秋鳳翥天同查　歲龍歸雨亦過
我與王猷是知己幾待尊酒共樵歌

李侍郎紹挽詩

聖主崇儒用老成　詔書前日慰諸生誰知白玉樓中
記銷御紅雲殿裏名翰苑才華傷往事禮闈春色自多
情相知我獨思疇昔愁絲西風楚些聲

林侍郎鶚父母挽詩

古墳三尺有誰知和靖先生後學師一代文章簾下筆
百年蘋藻郡中祠賢豪已死嗟何及慶澤相承自可期
錦誥覃恩行便得太平人在鳳凰池

良人別去竟何如慟哭孤嫠恨有餘歲晚冰霜同苦節
夜深燈火見遺書從知合窆青山後只是相看玉樹初
幾度褒詞勞聖主侍家生計未應疎

送趙鋠之揚州

趙鋠廷勳

宣廟純靖賢妃之裔盖金吾家子弟也将有遠
行其婣之老昆山張成之為持畫來求寫詩
其上

長亭濟，王公孫短亭置酒黄金尊醉時揺鞭紫花馬欲行不行笑且言揚州咫尺馬蹄下男兒萬里横行者赤須騎鶴與腰錢自倚聲名萬金價輸粟前年走邊堡沿牒今年歷亭竈塩丁最苦々莫加海水熬乾成雪沙領得官清私販絶不愁生計早還家十千一斗珠歌咽崇尓揚州好明月

朱明仲七十

朱翁明仲壽詩因令尹封君夏翁有請而作也

翁家住近闔閭西闓道稀年此日繹文物舊游趍獻壽太平時節坐分題百壺酒滿先春熟一色梅開與雪齊

自有高情師衛武傍人莫說醉如泥

題壽星圖

壽星圖一幅神樂觀知賓江洞淵所藏盖斯夕虔事所以為祝釐者也成化七年八月十六日余齋寓洞淵所因拜而求題敬為言此是歲十一月二日冬至節寔

萬壽聖節云

洞天香火不勝情南極于今夜々明

聖主陽剛萬年壽更從長至祝長生

寄葉拱宸索梁溪集

梁溪老子乘雲去人世空遺一束書見說薇垣能愛護

可曾分寄及迂愚

早起聞九郎讀書

披著朝衣夜漏遲一窻燈火聽吾伊如何喜極翻成感
憶得先公教我時

賦得堂前棗寄林都院二首

我愛堂前棗當時着意栽扶持應過昔知有故人来

試問堂前棗青青近若何主人應似我愛尓意偏多

土門感事

白麻泉頭拂曙行重游應是十年程土痕疑有韓侯血
樹色猶連趙地營賊子自慚空老大故人誰合報昇平
西風又逐邊州去霄漢迢迢繫遠情

過淮陰侯廟

古廟閒登一徑斜君臣千載獨興嗟築壇為禮元非厚背水成功豈足誇野老謂時蘋有葉斷碑橫處蘚生花徘徊欲問當年事落日寒山隔水涯

途中漫興

溪泉決〻靜無譁冪〻輕陰閣淺沙隔岸馬蹄千里急傍山桃樹一株斜犬迎過客寧知吠酒熟比隣不用賒好是太平多樂土暖風晴日送生涯

將至平定作

曉發春城任驛騧眼中風物也應誇寅緣地脈雙溪水點染山容幾段花寒石磴中留佛供午雞聲裡見人家

頗厭黃埃苦邅向行臺坐月華

賈令驛官勸酒有作

薄薄三杯上馬鞍斜陽十里正沙寒驛官拜起留連意
不覺回看一破顏

黃蘆嶺

飛狐嶺南石磊磊龍門峽裏風颼颼得似慈山更奇絕
馬前十步一回頭

黃蘆嶺峽中作

遠別都城暖氣浮峽中猶自戀重裘天公似亦憐衰老
一日晴和到石州

黃河

百折洪波萬里秋天潢宛轉是同儔清〻烟草汀洲合
家〻魚龍日夜浮嘉瑞已為當代應遡流遂帶昔人愁
澄清本亦吾徒事便欲崑崙頂上游

綏德諸山

越絶燕然夢寐間幾回北出又南還兹行亦是發弘意
要看西邊極處山

連日見山耕者極其危險作

秦晉民勞亦可悲王供官稟又軍資鳥健偏躡山頭上
白髮忙攜谷口炊寸地但教平似掌一犂寧惜命如絲
自慙非食朝堂者對尔臨風有所思

歸自榆林馬上偶成

萬里沙場指顧間馬蹄連日破孱顏深春地白猶無草
直北天傾賸有山雲鳥總戎時出陣犬羊殘虜數窺關
相逢莫訝衣裝别漸自榆林塞下還

延川道中

負戴提攜少壯身龍鍾亦有兩眉顰道傍連日 個逢者
總是榆林饋餉人

延安謁文正公祠

龍圖老子宋丘軻鏖戰當時此重過天子特煩經遠急
宰臣應是鮮仇多黃沙白草橫山地落日微風逝水波
鄉里後生祠下拜仰高吟罷意如何

鄜州二賢祠

冷落郿城有合祠兩賢於此去何之兵連小國還書日
月滿長安屬句時忠蓋一生元自靖勳名千載似相期
我來急欲樹叢冀不柰斜陽馬足遲

和尚原

和尚原頭日未西肩輿來此重躋攀可憐宋主功垂就
不道金人計已遂往事已隨深谷變青山還與白雲齊
道傍草樹悽風起疑是將軍鐵馬嘶

子午嶺

盤迴千里鬱蒼蒼華嶽西邊此獨當龍虎衆山趨左右
乾坤正脈奠中央氣蒸雲霧青冥近勢壓華夷玉塞長
却憶杜陵詩句好何人來與共徜徉

後缺

盧氏雙泉寺

野寺蕭蕭停發餘春在燕樂闌百年渾似夢半日且為歡殿壓雙松古泉香一井寬此邦多勝槩為尒欲盤桓

洛陽任章秀才請謁二程先生墓有不果從者詩以觧之

墓下題名獨潞公王程况復我匆匆誰言不拜程夫子善讀遺書識面同

邙山

千塚纍纍萬塚多王侯輿皁竟如何要知千古唯名在郊島詩人也不磨

孟洋

山頭晃初日渡口見人家綠樹沿山暗黃河隔岸斜雨聲殊覺少天道豈云賒迎送無時已民勞重可嗟

新鄉道旁柳陰

遺愛曾聞召伯棠如今柳樹又成行炎蒸變作清涼好開聽行人說侍郎

端午日楊村驛舟中

玄武門西立曉晴諸公此際盡光榮誰知萬里西行者正倚孤帆望北京

劉文安公夫婦挽詩二首

海内聲名起甲科白頭平步上鑾坡十行御墨瞻天近萬[illegible]清文應世多政本密章陳正學可堪連月困沉痾

皇恩浩蕩榮歸衲江上西風渺夕波

玉堂仙客羨夫卿伉儷平生雅稱情桓氏挽車元有禮
陶家封鮓竟成名雲冠拜慶先朝寵錦誥貤封近日榮
最是諸郎重寒食年〃風雨哭佳城

送林季熙都御史致仕

日〃請班並玉河看君南去意如何金蘭敢謂同心少
鶯驥爭懸十雋多雲裡曙鍾催客旆雨餘涼葉下宮河
到家藥物須珍重　聖世明良正作歌

一誾軒四絕句為陶文衡同年作

幾度迢遥使節還上勤　君意下民艱太行車騎瞿唐
艤得似軒中一樣閒

宗伯儀曹重若山太平文物幾迴刪恭勤執事無朝莫
得似軒中一日閒
方岳歸來鬢已斑紅塵世事不相關東西岐路炎涼態
得似軒中一味閒
壇坫當日盡朱顏生死如今太半間老我欲歸歸未得
羨君林下一人閒

挽贈吳念菴御史

讀書讀律老無心作伴何人是賞音樵客夜歸山路滑
釣蓬秋泛水雲深榮須豸服驚閭里載錫鑾書出翰林
珎重 明時有賢子傳家真勝滿籯金

給事章君歸省徵詩為别

鄭江々頭多故家衣冠磊落朝京華近歲科名誰第一
高橋韋氏尤堪誇前輩功名多莫數々々黃門見翹楚
皁囊 封章幾回新佛老深排主鄒魯我
皇喜極開天顏命書特出殿中閣一家少長霑恩澤覲
省仍教畫錦還迢迢遙却向鄉園過遠近傳聞走相賀烏
紗珠翟壽高堂皁蓋朱幡紛滿座滿座為歡畫清酌共
說 君恩真不薄明年早理春風艫遲尒遄來席々星託
忠孝兼全衆所推山川行處有光輝此風端可勵天下
莫論區々富貴為

贈刑部左侍郎[illegible]公挽詩

金魚清映玉芙蓉中有仙翁舊日蹤畫道河東出三鳳

屢煩　天上降雙龍烟霞岩谷空留恨草樹汀洲亦慘容我願識荊嗟已晚世維吟繇意重重

送李思誠侍郎致仕

察察諸公緩曉班春來又見一人還張良老去辭新寵李泌才高憶故山已幸江邊歸棹穩獨慙塵底賜衣開羅浮縱有梅花樹清夢唯應到九關

送張善吉給事歸省

青瑣仙郎天上歸涪州父老看光輝十行一札恩何厚百歲双親顏不違猶有香烟携滿袖自多鄰曲咲牽衣壽筵文酒人皆醉誰擅陽春和者稀

劉濟通政挽詩

鄱陽前輩文無聞近日才名獨數君金匱十全偏善藥
錦囊千首更能文清華尚憶從前寵生死那知別後分
惆悵堯山ゝ下路草頭零露泣秋雲

哭剎女

可憐提挈兩周星不為嬰孩減性靈死去固知魂杳ゝ
夢迴猶覺語惺ゝ木皮棺小泉扃黑菜葉畦荒野燒青
莫道世間攖夢幻情鍾不覺淚雙零

病中偶述簡好問內弟

北風晴雪亂飛沙卧聽朝鐘病轉加無柰哭孫仍哭女
敢言憂國謾憂家眼中朋舊霜餘葉浮世功名鏡裏花
骨肉情深應念及可能來坐夕陽斜

張端玉封君挽詩

士行如君絕代無公才况復重吾徒朝王奉職人皆仰
哭墓思親樹亦枯正爾世上游明首易可堪涼月亂啼烏
伊誰獨秉中郎筆有道窮碑百世模

董序玉事南還來徵言因作小詩送之

舍人文采艷春羅祠部新遷寵渥多又見故園歸去好
榮光遙映浙江波
而翁十載舊比鄰中夜書聲最可人滿眼交游今有幾
拒看不覺為傷神
此去何時定到家滿湖蘋葉雨斜斜　國恩未報寧留
戀來看東籬幾節花

雪崖爲張道士賦

萬古蒼山千尺崖經時况有雪皚〻清高只許群仙住

歷世何人得上来

何人辛苦隨顛崖受凍啼飢實可哀蘇息到頭應有望

須敎物〻在春臺

題南極像寄南溪孫翁

上界神仙號木公自騎蒼鹿下雲中世人有眼誰曾見

惟有南溪百歲翁

半村爲湯瀓賦

流水開門過者稀寒山古寺樹依〻倚琴人望城中去

倚棹客從天上歸青草漸隨行㸃遠紅塵端與俗情違

他年有約尋詩社汀蓍前頭一釣磯

宗伯鄒公理簑卷留余所者久矣而昨者公

理簑

忽懇疏乞骸

上勉留之以公方之古人可謂不徒能言於矣

謾書于右成化癸巳夏

龍樓鳳閣禁垣扉赤舄金魚玉帶圍誰在釣船初睡起

日高閒理綠簑衣

尚書遭際古唐虞禮樂戎機重兩都少小憂勤今老大

夜來清夢繞江湖

江湖心切廟堂時乞退封章更不疑却咲吳興趙承旨

一生辛苦只吟詩

送李都御史

孫誠齋憲將歸蜀來別蓋余其科中舊遊也

爲代作感

恩一首

華夷一統萬年尊蟻微臣豈足論青瑣屢遷烏府貴
白頭惟有赤心存重歡眼見　先朝事再造身承
聖主恩誰謂到家心便了還將補報付兒孫

送沈海主事歸常熟

聖主恩深許暫歸畫船青浦去依依九天雨露雙龍下
千里關河一鴈飛萱草春香堂北早楸梧寒影月中稀

少年莫作家山戀看亦重來侍袞衣

湯唐別意癸巳九月

湯生吳城彥詞華炫白璧少小富天資讀書事文墨吳城盛文儒獨師楊禮書學成走四方所至馳聲譽貨殖本生業聖徒所不廢恥彼徇利徒矩步循禮義亦豈詠他人夜醉青樓倡白日理編簡算盤照浪浪以茲頗絕俗白丁不復見才子與詩僧徃徃能識面唐宗彥華者雲間故儒裔流落都市中思家未能去兩人青春侍遂悠同隊魚鄉情重交誼嚴久不曾渝相知固相好相別其柰何吳城邈如許歸路秋風多手持縹軸來一字皆可得兩入果何為使我長嘆息世路多棱剝同姓閭閻

墻古来尚歸厚輕薄吁可傷

送陸司寇致仕

祖筵誰不羨光華白髮犀聲拜寵嘉四十餘年真際會
滿千般事好生涯移將闕下尚書履步入山中宰相家
試問古来卿相者幾人歸老醉黃花

足疾未療而日疾又繼之中懷索然小兒屢書
来言新居之美燈下偶成小詩

半壁青燈照獨眠老年心事學逃禪西風幾度還家夢
只在漁亭竹樹邊

短歌行與欽謨別

往年見劉君春花好顏色今年見劉君霜毫已堪摘劉

君本是人中龍風雲下上那得同中州徊翔幾十載愛惜才後心無窮大張網羅一畧盡又從南海驅祝融胸中鬱怒不得發嘘作浩氣燒天紅蒼生莫待劉君老不見宣尼畏年少未是鯤鵬得路遲天運人為苦難保吾聞阿閣今高高中有五色文翁巢劉君獨角真吾旨太平之瑞宜不遠不在靈囿尚在郊藪賢之責誰能逃於乎藪賢之責吾安得而逃

走筆爲王生鳳贄取司業

忠武仙游未隔年門前子弟覺悽然還他暖熱無難事只在成賢一見憐

寄翁戶部憲碑

平生曾為古人忙楮墨蕭蕭只數行若欲窮兒稱暴富

荔支茶譜及瀧岡

廂房前冬瓜二顆

秋葉漫離披西風子熟遲綠雲初洞出蒼麻又胎辭再摘黄臺下雙生白露時菜根滋味好與尒正相宜

書扇與周勤

送汝賀蘭山下去黄河相見莫踟躕河聲山色江南景好寫平安頻寄書

壽德堂詩上耿太夫人

極品夫人列女師八旬相望百年期新春看月初圓夜故事燒燈正及時壽者相中全盛福德星堂下集佳兒

起居久曠衞門墻不預稱觴只寓詩

送曾侍郎致仕

一封朝奏殿中聞夕捧綸言返故山極品不如歸去好萬金難買老來閒圖書滿載饒生計親友懽迎慰別顏從此上模誇勇退高風未許後人攀

集句

丁亥歲宣府行臺三逢寒食仰瞻
四陵南望親舍切乎懷歸體國之心焉謹集唐宋九人成句爲詩十絕

聖代提封盡海壖 柳宗元 清明祭掃各紛然 高九萬 徼臣昔忝方明御 宋之問 東望望春春可憐 蘇[illegible]

欲於何處覔天根劉因黃屋巍巍萬乘尊吳澄皇帝孝
心深且遠韓愈每逢寒食一開門白居易
遂隊隨行二十春羅隱三朝勤瘁不謀身范純仁内官
初賜清明火韋莊尚憶先皇容直臣杜甫
清明時節每多陰張蕭一夜月明千里心許渾不獨淒
凉眼前事吳融懷歸體國念俱深范純仁
寒食園林不見花曾鞏應疑春色在隣家王駕墻影千
樹垂楊柳虞集上苑年年占物華柳宗元
奉使虛隨八月槎杜甫姑蘇從古號繁華范仲淹九門
寒食多遊騎歐陽脩杏艷桃嬌奪晚霞唐彥謙
楊柳青青江水平劉禹錫人家拜掃重清明王惲只應

老母心酸處 劉因 華髮春憔兩鬢生 崔塗
燕雀籠中寒食三 文天祥 一生事事總堪慚 趙孟頫 飲
餘回首話歸路 呂巖 共指南山更近南 朱熹
寒食山中酒後春 宋之問 又隨桃李一番新 劉因 莫言
此處無佳景 朱熹 世上悠悠不識真 柳宗元
數年風土塞門行 范仲淹 誰道京師有政聲 曾鞏 容裏
清明看又過 雍陶 但將詩酒話平生 朱熹

溪寮小藁卷之二

序

送虞訓術序

元翰林學士致仕蜀郡文靖公之五世從孫吳江虞拳今年得授官爲其邑之陰陽訓術將行矣累累請不倦而欲得一言夫訓術命官也陰陽古太卜保章之屬也文靖公屬意於當時人材品節之盛雖方外有不必遺而況於是乎吾於拳尚何居畀行話之間乎然吾嘗聞拳之前已二世處窮約而在下拳一日有冠纓之寵有仕不出鄉之樂寵而驕樂而怠人情乎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君子小人之所由分益欲諗夫

拳之歸也將自此而爲利乎將自此而爲義乎虞有文靖公光前而絶後矣然其前乎開先後乎繼繩焜焜有聞者尤多其人而其人固未嘗爲利而不爲義也拳可以不爲義乎何爲義勤慎守官之外補緝遺書勤省楸梧寶護累世青氈前朝賜物勿鬻勿壞失勿輕予人以詩禮忠厚惇族屬教子孫而又潔清以律已謙和以處衆若是者拳謂之非義可乎何謂利利則有不勝道凡有戾乎吾之所謂義亦莫不曰利而凡義之所當爲又吾言所能盡乎夫義與利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也世之人雖閭閻小子亦知歆之而欲爲羞之而不欲爲況於有高明之先祖而身爲其子孫者乎拳乎人之所責

望於拳者不亦重乎有餞別於旁者曰美哉乎其言之也其待人也似薄已而其愛人也則厚請書以為拳座隅之銘則應之曰諾遂書以復之

送張寅甫進賢教諭序

吾邑張篠菴先生昔者以憲副使提學江湖間朞年而有成蓋其化導學者具有法式而悉出誠意如行部考試文字先生雖略定高下不即决立諸生使榷揚揚乎居學力鮮不合者有不合必反復其所自不當不已由是諸生靡不悅服學之師有弗率厥職始即臨之以嚴屏斥一二輩皆闒風率德易行所在得師至于今師弟子稱慕先生有不減奉訃聚哭時者又嘗記往年寓南中

今通政陳君嘉猷以給事中使海國宿留于兹見廣東叅議進賢熊君飄侍以師禮曰此故浙江提學僉事熊先生至誠不苟人也如是者久而不少懈熊君後遷廣西右布政使致仕去予當時既嘆浙俗之厚而又喜熊君誠能得士也噫意誠之為道亦大矣古之人蓋有以此一言行之終身生以賢相稱歿而謂可師表百世者矣一學校云乎哉張君寅甫積學于家而以推薦至 京師授訓導集留感里者十年之久今年陞進賢教諭將行余無以為寅甫告也寅甫篠菴之猶子也官為學師亦篠菴之舊物也師道之尊篠菴之所以責備也官其官而道其道寅甫其亦有意乎上師古人而近取諸篠菴

以世美其家學不亦可乎别進賢又能君之鄉也聞能
君年德彌加其在鄉先生列當亦不可以第二寅甫禮
諸其廬稽經問俗之餘爲我謝曰善自愛以慰送〻南
睇之思

送張叅政序

浙江叅政吴郡張君敬之以山東按察副使九載之績
書最于吏部例得正三品吏部以其埃闕久請
上命權升一資得令官盛於君通家且親也頗知君爲
人而山東之政則吾不之知吾所知能道君山東之政
者有兩公焉其一今左都御史李公間語及君其言曰
若今諸臬中皂無留贏而庭無滯囚如斯人不多得也

其一今南都大司寇萬安劉公嘗謂予曰敬之重廉恥人也然好直不掩人垢瑕至品評篇翰之際亦然其或得口語以是哉二公之於君如此盡李公故東人宜知君之深而劉又嘗爲其僚之長知之不尤深乎夫君自魁甲科正郎曹與邦憲中外出入幾三十年矣名家無一釐之易一攏之加于其初李公之言固可信君之學充充焉君之文源源焉君之於法律燭然而鑑懸於政治設施用無不宜庖丁之解牛大匠之運斤有不足擬而其胸中浩然步仞太行之氣視餘子碌碌若不欲以牙頰置之則劉公之言亦不易矣二公者其言雖出於一時李之言類於頌劉之言類於規也君子之求益於

入言動必反諸其身須固不若規之益也請以須爲君贊君必有以終之規爲君祝而亦思所以勵焉可也若盛者余以不足之資亦嘗叨處非分之位久益弗勝頹猶自幸恒得君之教而君之車馬有行色矣請亦以自勵如何時予在居庸北以書質之於君君復書曰子有言裨其敢弗慎矧重以二公之意哉於是書之于簡贈其行

經史言天錄序

世之談天者其爲書動盈几案而其爲說又豈特議禮如聚訟而已哉劉誠意觀象玩占一書亦既備矣如天市左右垣星轂之令行世模刻諸圖數與位皆不同其

於占驗則如之何予是以病之雖然觀象觀法古先聖人事亦學者所當知也觀夫水必東滨焉觀夫山必泰華恒嶽焉夫然後可以盡大觀而無憾公事稍暇爲勘諸六經史傳而爲此書凡有關於乾道者悉錄之盖將以主衆説而决參稽庶不昧於紛紛異同者乎

送甯元善參政赴浙江序

元善甯氏祁陽人與予同舉進士初授官行人累使外見民閒疾苦輙有建白多見於遵行正統末使東廣時黄賊亂未已元善還言嶺海用兵之宜甚備又嘗使武岡適苗寇流劫曰用我牯牛义法賊可擒也兵部下其章於督軍都御史用之果效至今湖湘邊衛用以閱習

屢試而屢效元善後陞刑部員外郎再陞郎中皆能其
官今年秋超陞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將之任浙江之仕
者請余言贈之夫元善出高科居顯官所至不忝任使
而又能出奇策以平寇盗非所謂有文武才具者邪以
其人有文武才具而處之布政司布政世稱錢穀有司
毋亦枉其材而左其用乎噫我知之矣今天下北南盗
區多未平上貽
君相之憂至或屢勤王師夫豈徒曰典兵用武者之尤
苟且因循撫馭失宜而又誅求横逆以重困之則雖禮
義之良或不免於怨咨山谿之愚頑獷之蠻又可知已
善觀物者不於其終而必迹其初善爲治者不於其末

而必原其本與其禁防之孰若化導之與其獮薙之孰若保養之此其難易緩急先後之序必有能識之者故為令日之計不患寇盜之不誡惟患生民之未安不患生民之不安惟患守令之不得其人布政司固承流宣化又當為守令之師帥其於生民之關繫何如𨵿浙江為十三方嶽之首寔

祖宗畿甸近地四方萬國之根本在焉浙江安斯天下安理固然也以今而觀之湖山千里之間熈熈焉陶陶焉水行陸走無不各得其所太平之基固在於是然而培植乎其既然而或銷弭乎其所未然當必有其道矣

朝廷用人之深意與夫元善之所當究心者有不在是

歟經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元善其尚念之哉慎毋諉曰今之人古之人不相及也亦毋庸自觧曰吾叅佐而已

壽徐氏二親序

兵部職方郎中淳安徐貫原一念其父封職方主事士威甫母封孺人錢氏今年俱七十有五溫凊之禮久闕奏乞歸省　詔可之其同官諸君子以予亦知原一者偕來請一言將俾原一持歸為其二親壽噫壽上有道乎昔之人有黃金為壽者焉有巵酒為壽者焉然巵酒食頃之雖黃金有時而盡諸君子不于彼而于此其知重人之父母有是哉雖然壽人以物固末矣壽人以言

而不本諸其人乃或至於失言可乎請言原一之為人而吾則曷從而知之吾友王公度尚書其人偉有重望而量於物少容其再填淮揚也細民忻忻焉如復見慈猾獨貪惰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其風采有如此而其嘗為兵部也原一適在屬公度蓋嘗對客有言徐主事果毅有為舉措不苟真稱吾屬司官者原一之為人其不可槩見矣乎夫人之生也教育成立固本諸其父母而收名定價則必於大臣君子焉屬之大臣君子其存體通其言至公無偏昵之私無愛溺之嫌非父母比也天下之人多矣而鈞為人有為大臣君子之所與有為大臣君子之所棄賢否之迹勸懲之義亦可鑒已徐氏有

予如原一者吾得舉而為言既以為徐氏二親壽蓋亦將以為原一之勵焉耳原一而思之益力進脩慎終如始以全譽名使可以垂永久而不衰其為壽也孰有大於是若曰晝錦之榮牛羊之養期頤之祝抑又末矣是豈鼓敘言之所不及

送徐守赴衡詩序

今三廣蠻獠之患雖多端而其大端要多出廣西唐人以為不能威柔者是已廣東湖廣切鄰廣西地不曰無蠻而蠻初亦微也惟夫客蠻之來之多之頻也土蠻亦皆化而與俱於是乎賊有莫禦者矣予嘗為二廣姑論廣東正統初西賊始犯廉末年及高化景泰末已踰雷

羣而東抵于吳川往歲予嘗以賊歲東流如蟄蟲食桒焉
喻以必覘廣海爲憂斯言也
先皇帝固已察之而聽者不之信或迂哄焉聞此賊前
年又出廣之背而東薄惠州矣大抵茲事承平日長將
驕兵削固當有難爲者而因仍之㳽弊亦已又三四十
年來使吾徒小大軍民之任有仁意不忍民菑有公明
不別彼我有廉潔不利貨賄有文武才畧不容悪亂則
賊雖多不足滅也惟其無滅賊之爲乃或時有益賊之
縱賊如之何其不多且暴邪廣東無楚之子發之却獻無
鄭太叔之悔過而惟委咎於其隣廣西不曰敉邑之過
已而其爲擾之甚者則或曰吾賊逃夲吾土會爲政耳

廣東之不能兵非吾人之罪所謂彼我之別此亦其一也黄君徐孚定之前知蒲州有政蹟御史具爲上言朝廷有旌褒之命且超受知府當赴衡州其友人若翰林孔目陳君輩相率分題賦詩贈其行而以序來請嗟夫衡湖湘大府也知府師帥尊官也士君子以尊官居大府且前效有後功可繼不益思所以自盡者歟廣西之寇竊其流而之北也近者時出永道或出賓慶意夫賓慶不已雖衡之境亦未可知勢則然耳而凡吾前之云曰仁惠曰公明曰廉肅曰文武才畧不於定之望而誰望哉予固力之不足他日聞湖湘間有隱然一大吏賊不能犯其境而其才可以靖蠻獠致太平舍定之其

誰哉陳君聞言定之家黃岩世進士甲科如其伯父新
昌湯猶子簡皆是也新湯俱監察御史簡嘗為給事中
然則濟美篤忠吾尤不能無望於定之矣詩凡若干篇

送錢教諭序

國家銳意用儒至矣夫所以理天下不過治教而端而
已今之任治小大有官皆可雜處官材惟任教者不然
內自國都外而藩鎮郡縣以極於遐荒絕域軍旅武衛
莫不有學以教而典教之官則一以詩書為業大比賓
興為名必明儒之體適儒之用者然後命之外此亦必
經明行脩士以儒名出於舉薦之人其重儒教如此教
官設之日有自州郡遷進者有外陞太學翰苑者有

為風紀近侍進而為方岳為卿佐輔相者百年之間治化之盛用儒之效已白而其人固可以屈指計也其視前代有選小吏生受業還歸與夫教導之職例遷巡徼者不啻逕庭士生斯世苟有志於用世固當歆慕興起爭先奮濯以自見況夫身有遭逢之幸其不勉乎哉邑錢用尚賓前為三河教諭以丁艱來得轉而之欒安念其母氏高壽無它子姓侍養戀戀不忍舍去將奉母以行嗟夫孝也者百行之源本苟能孝矣彼恭以事官長謙以處同列慎以求諸己忠以告群弟子勤以緝學政非孝行所推乎士患其行有不立耳行立而名揚其外之名位孰得而禦之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必有

是德然後可以蒙是休澤也其勉之哉嘗聞樂安舊屬廬陵永豐則永豐之於樂安固東西家也永豐有彭春菴先生者論者謂其人善教當亦天下儒師其教行於吾邑未泯也居閒日長不遠伊迩是固不可無請益之行詩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又勉之哉

送陸文量序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非徒以為盡其心責諸其躬而已也必先有以明天下之理達天下之事理無不明推之而或離乎中事無不達行之而或寡其效固恒然也苟中且效矣而其成功之久近或繫於天焉譽毀之當否或縣於人焉猶皆不得而制之矧夫中者聖賢之所

難効者聖賢之所不敢必者乎嗚呼其難哉吾何以而知其難觀諸古人而已矣周公孔子孟軻氏皆古之豪傑人也其所存所發不同庸衆人非不斷斷然白黒分也而流言未定之時沮毀横加之際意夫周公孔孟之心其必曰然天不可尤人其可乎君子之所為明理達事吾盡吾心吾責吾躬而已噫此所以為周公孔孟也歟文量予畏友也嘗作仕路詩貺予予甚媿之茲以南曹司封主事來告別予無以為文量告也顧余昔者嘗以語文量周公孔孟其人固不能無毀差然以時考之則皆遠矣皆不可得而見得見後來如范文正公則亦已矣尚論文正公者謂其平生無怨惡人又曰富貴貧

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賢哉范文正公高明灑落如青天白日如和風甘雨其人何可得哉人惟無志則已苟有志於孔孟當自文正公始文量其亦念之哉予也寡學鮮知非年巳及進道無聞每一與思文正公之爲人輙欲汗下方資文量一日遽棄予而去予情何如邪雖然獨爲君子亦古人之所恥文量行哉筆扎之勤規言之切尚有以慰我乎

送耿侍問依親序

充外舅是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公清德重望天下歸之今年有司以旌勸大臣言有旨特命所謂六人者各子孫一人充國學生其一人曰發侍問

公少房季子也於是待問儒其冠衣衆其朋徒口詩書而身禮義為六館之英游矣既而例得告歸盧氏依老親進學畢業以為將來効報之資戒行有日翰林脩撰好問其兄也既為詩告之顧余不佞不自同於余人能無情乎待問之行其姑止我予欲有言待問之歸也上焉者有太夫人二母氏有伯兄有諸兄輩下焉者有閨族子弟若𨗇中有大夫士有鄉之耄倪俊彥者焉吾意夫待問於太夫人曰小子發荷先人遺休寵恩之加寔惟母氏之教於其兄曰惟兄孝友以太夫人命尺書柢京邸俾予小子以有今日重惟聖明恩恵溥及而覆冒予一家幽明千萬年靡能思盼

兄弟敢不祗承於邑中大夫士鄉之俊彥家之弟姪群

子姪曰

聖上至仁如天急賢愛民賢無不用不間遠僻凡四海外内惟慮匹夫匹婦有或失其所以發之隨徒以先人澤亦采養不遺惟賢惟能惟與予而志者其必奮興毋負明時哉嗟夫待問而然吾知

上之德所以使人人忠孝友弟敬恭而齊憐夫豈徒以爲一家之感而已哉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吾於待問是行徵之矣待問行之哉書此爲贈

送趙成美訓導序

大鄞名邑也教官師儒異選也科貢發身仕之正途也

士君子以正途發身領儒官為一方之師表道有不行乎哉異時嘗聞之人仕而未可以行道也有濁司有細務有牽製之難有督過之辱其如行道何苟不於此假令得夫一官司之長可以小試矣乃或栖栖然走萬里挾幼扶老徘徊乎窮山遠水猿猱鳥鼠之鄉魑魅瘴毒之域官情羈絆有不能堪處者其於行道可知近時言者則又云今學校人才之弊弊在教官使教官皆出科貢則一弊可蠲 廷議固已是之而莫之能異矣由是而觀則今日為教官由正途而出得善地而仕以翹然師表乎一方之人有若鄭之趙成美訓導者其有不行乎哉何謂道凡人大節曰忠與孝而已忠孝非道之

卓卓若敷成美有踰七望八之親旨甘寒燠色養不違有孝道焉就教官之淺淺言之成美之諸生學如儕輩者有之年踰敲已者有之皆成美可得而教也教有職事不可以不勤教先正已不可以不慎其勤其慎有忠道焉忠孝一律表裏一貫天下之萬事畢矣教導云乎哉勉旃成美吾與若皆昆產也昆岡之玉固吾所望於成美昆玉之瑕吾豈敢望於成美哉謂之瑕者一數之弗勤一事之弗慎皆是也成美戒之成美大父諱遠永樂中禮部儀制主事伯父諱昺宣德丙午京闈鄉薦嘗為雒縣教諭其家學有自云

送羅明仲序

明仲初奉大對即以盡孝求言為初政首務繼之以親正人謹嗜好勤聖學之言今年二月疏言今日當勵聖志以隆太平之業樂聖學以極正心之功接群臣以通上下之情辨別賢否以公用舍之權優容諫諍以廣聽明之德崇尚節儉以厚天下之俗蓋其論治必欲以正君為務正君必欲以養德為先知本之論也且其為言諄懇激切忠愛之誠溢於言表識者謂有蘇長公感槩萬言之風而或者則曰明仲之制舉言揚是矣其為脩撰史官也

先朝實錄功德之盛極其鋪張是是非非必明必信由是而褒嘉之荐及錫賚之稠疊則明仲之善於其職然

也明仲非諫官非察官非丞掾大官寔以言為噫是不足以知明仲又烏可與論　朝廷事哉

上之嗣大寶今五年矣至仁如堯大孝如舜改過不吝若湯從諫弗咈若湯明仲所陳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正謂今日固

明天子天資學問所致而有道之朝同心同德衆君子戮力請輔之功亦何可誣也聞古之能言君子雖工商之賤有之而況於詞林禁近乎況於清才壯志如吾明仲者乎明仲羅氏泰和人宋孝子伯壽之後洪武名儒德安府同知子理先生曾孫幼以親從事少師楊文貞公其所以卓然有立如此者宜也明仲茲以陳情得請

祇命以行予與尚寶司卿楊君追而餞之文明門外有不可得而留矣明仲行哉泄柳申詳無人乎魯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令聖人在上求賢之志日篤而天下事可言者方日益多明仲焚黄上冢之餘潘輿之奉其母少緩乎來哉故於明仲之去也特及夫明仲之所已言

送張知縣赴興寧序

進士爲縣洪武開科第一榜中故事也後累累有遴祖宗之屬意於貽謀用志於生民至矣比三數選中進士往往得爲知縣有志之士莫不感奮踊躍靈承上意而有識者亦得以仰探

聖志謂太平之効不遠伊迩可立而待也嗚呼盛哉泰和張時謹惟厚出宋咸淳進士江西醫學提舉櫰蔚為名家能世科第父祖昆弟多歷官中外有聞于時惟厚上以成化丙戌進士觀政于禮部今年授官知郴之興寧縣事戒行有日兵科給事中同邑陳君鶴率其交游鄉黨將飲餞之而先期走予求贈以言予何言予嘗濫預南北巡撫者又所領州縣總之為大府者蓋二十有奇其間官使之盛多矣而於進士之為縣者獨不能忘情焉何也訟牒一也彼勢不治而此獨治可知也必其縣也均徭簿籍一也迺迺一為訟歌一為怨咨而訟歌之者可知也必其縣也其縣其縣曷為而知之以為縣者

曰進士焉爾當時蓋未嘗無安得十數元結百鮮于之嘆夫以官使之盛試多矣非必一一皆進士而予為此言亦豈由乎其私也與哉得人之多與寡親民之切與否以大較言之有不得不然耳數年以來雖督邑弗交於民而偶一有遇道往事者乃復喜問往時州縣若人者有不憐益進人與其善者矣有去縣而為郡為藩為臬善譽方駸駸以升者矣有昔之日邑人之喜易而為今之日邑人之悲思者矣然則予之不能忘情於進士之為縣者不亦宜然哉於惟厚是行既述 朝廷所以屬任之意而又必以區區之私繼之亦以惟厚有相從之雅故爾陳君侍近之良屢有建白多見於行不知其

以斯言爲何如惟厚宜有以質之

壽鄒宜人序

鄒宜人故兵部侍郎崐山虞先生之配也今年春秋八十爲其子者三人爲其孫者又三人且又見曾孫男女三數人矣於是其子啓東貽書京師請余文以爲壽予蓋有不得而辭者憶余初登第時見先生于長安里第龐厚莊重言笑不苟有温恭君子之風盖未幾而先生生卒先生官歷中外三十年無都鄙之宅周文襄公廵撫東南曰虞先生邑之賢將無爲之適館授粲者邪即故虞家巷口爲聲數椽是爲今虞氏衆族之所清風環堵洵者或之觀乎此則先生之刑于家者可知宜人之

冢孫冥余之倩吾之弱息得以事宜人吾太淑人得與宜人接而余也亦嘗得納拜于宜人之門予所謂不可得而辭者以此宜人古貌厚姿蒼顏皓首不隨俗茹齋素不誦道釋書而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平居端坐終日如泥塑人孫曾繞膝惟叩請洛白詩書女紅之事它闇外一切事若罔聞知宜人之本諸身致諸福者則又可知矣為壽古之道也然壽有不同有身之壽見於當時有名之壽垂諸後世壽其名者由於人若先生之不朽是已壽其身者雖由於人而寔出於天非鄒宜人今日之謂歟天下之事繫於天者不可得而必繫於人者有可得而勉虞氏之子孫思所以壽其親之身善矣所以

壽其名所以光前而裕後者獨不思所以用其力乎用力何如亦反求諸其身而已耳經曰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爲壽之道也人道所當然子道之先務也予故重爲虞氏之子孫告也

拙菴集序

拙菴集者太學生壺關杜矩之所編也矩六父斆在高皇時以耆年碩德布衣被名授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上旬累膺 詔諭賡歌之寵名臣宋祭酒訥寔斆所薦引故具錄聖製爲一卷尊居其前平生著述多散逸其僅存者爲詩六卷爲文二卷斆事行當在國史今存于家有狀可

稽拙菴自命與凡出處交游有題詠贈遺之作并爲附錄一卷殿其後焉矩恒特以自隨茲以公事來南中屬爲之序惟昔聖人在天子之位莫不以和陰陽順四時爲本先王之制令不復存然月令之書雖在暴秦莫之或廢漢高有趙尭等四人各職一時舉所施行政事恩澤封賞理獄論因各有其時從而至於服飾之微亦必順四時亦必法天地所謂上自天子下至庶民以之而治國家則身亡害菑年壽永究所繫豈淺淺哉下迨唐人咏歌游衍之際猶能以乘陽氣行時令言之自時厥後斯道漸衰君臣上下疲精役神不出乎瑣瑣事爲之末而治道之不足觀又何怪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大有為之資為大有為之事有如數等待遇遭際振古莫倫觀夫上之所以諭敎〻之所以納忠薦士有如此者則一時君臣之間腹心之密魚水之歡所以致太平之盛䏻不於斯而想見之乎聖子神孫詒謀燕翼垂百年而永監弗愆宜其盛於是編幸名德之有後重有以感激乎高皇之盛休也於是踖然有言而謹書之

送沈元謨序

沈元謨今年兩赴禮闈之試名第乙榜得嘉興訓導將行矣予不可以無言予猶追事先元謨之大父趙菴先生

醫名而儒行年德俱尊歸然鄉邦之重今元謨之尊君同菴先生誠學以古文奧學望於東南名稱中朝忠信孚于鄉孝弟行於家古所謂隱君子者此其人也則元謨之得於家庭厚矣予何言元謨質甚高文甚度學甚博洽而天性孝親比年來雖曰奔走場屋每一念及親即束卷徑歸蓋如是者屢矣其就訓導有日而惜之者將尼之曰子進士材也柰何屑就曰存不肖老父六十餘矣古人一日養三公不易何進士之足拘邪元謨之志行若是予又何言雖然言及之惡乎無言元謨不覩諸中野之木乎其始也一寸之萌加之以疇灌之勤長養涵濡之久由是而拱把而昂霄蔽空為梁為棟固其

宜也乃或不幸而撥於風飈飫於牛羊薪於樵牧致傷嗟於見聞亦有之矣元謨以家世積累之難進脩之力以至于今官尊而職清談經論道爲一方俗化之楷模文學之領袖且去家不數百里而近親老家居可以扁舟獨載朝發而夕至承懽膝下色養不違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同此樂也然嘗聞諸君子之所爲與庸衆人異樂雖極不忘乎憂矧訓導之爲職有未易舉乎部使者有督過之嚴吾思所以事之賢有司有待遇之禮吾思所以當之師弟子之間有官寮之尊有賢不肖之別尊者備吾之恭賢者需吾之知不肖者成吾之化皆吾所當思而處之舉是數者固不在乎才能之逞文

執之末也道存乎其間苟毫髮之弗至即畔矣可不慎歟經傳有之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明前人貽後之心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明為人子孫以克紹為貴也吾之有言於先謨者止是先謨歸而告諸同菴先生其尚爾加於是哉

送周州倫赴開化主簿序

昔者文公夫子之主簿同安也以高士為其官解之名其意亦豈不曰士大夫之所以高夫豈徒哉繇於己不由於人于其內不于其外務其實不務其名果高矣雖乘田委吏之末不能為之卑否則雖以王公卿相之尊喜予怒奪之柄千駟萬鍾之富重裀列鼎之貴亦曰幸

焉耳矣惡在其為能高也友人周州倫氏賓貢而来居太學者久今年授官得開化主簿州倫良友也自余昉入學官即與叔倫交今三十餘年矣州倫之考君用膺翁吾鄉惇行士也一女祭早亡館其夫太學生吳宗直父子於家生以禮親死以禮殯終始弗渝鄉人咸義之其家城南郭有花竹果蔬園池之秀而雅好賓客〻至即為琴奕詩酒之懽吳君宗直翁之二子伯倫州倫亦皆恂〻禮度終日上下其間樂客不厭予猶記往時從二三友明與翁游醉而吟〻已而復醉者屢矣不數年間吳君物故而翁亦繼之伯倫又繼之時異事殊塵埃逆旅中每一遇州倫談道往事未嘗不慨焉惆悵也用

膺翁通九數之學極精卓盖其父公冕先生永樂中以數學爲詹事府通事舍人預纂脩授受有自云予嘗有以詢之翁哭曰公等獨不聞諸古人之言亦曰熟之而已噫鄉邦老成若用膺翁者亦不得而見之矣州倫將之任吾邑之任於朝者於州倫皆當有贈言而來以屬予予無以爲言請畢高士之說以贈州倫所貴乎士夫君子在一鄉則高於一鄉在一國則高於一國用膺翁在周氏父子間可謂隱居行義高於一鄉矣茲州倫開化之命時至道行有民人社稷之寄其將高於一邑矣乎由是而俛焉愈進愈高不造乎其極不止也州倫行哉尚求夫其所以爲高

送提學劉君序

善爲天下者急於擇才擇才莫先於得師師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焉不亦甚難乎其人哉今之所謂師内而國子監外而兩京畿十三分道之提督學政官是已先皇帝再下提學之詔當時拔用數十人謂皆極一時之選若今河南按察副使吾鄉劉君其褎然舉首人也數十人者如劉君之卓卓不群久而愈有聞今亦不能三數人自餘或斥或退則多矣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嗚呼難矣邇者祭酒河東邢先生循著令課太學諸生皆習讀朱夫子小學書於是堂館中紛然起而譁之甚而達諸名卿才大夫之間是非之者蓋亦未之定夫以

為師為弟子以為人常道作聖工夫足務是期而又奉
揚乎　明天子之闡休成命有不可得而遺者是亦惡
得為邢先生之過古之道未易行古之人未可多見於
乎亦難矣劉君字欽謨吳人與予同舉進士久淹郎署
在河南又將七年矣中州之才俊林立儀刑而取法之
者不啻夫鱗之中有神物焉羽之中有鳳焉然上下
之間不能皆同非理而後言或有之且親老子幼情事
迫切迺欲奏乞歸養去予聞而走留之奏不果上而予
於劉君亦豈得而私焉顧以誼有當然者爾如余之荒
頹膺劳鬱哀而多病罷試弗績徒以
上恩嘉念之故待罪曹司謬亦與聞成賢教學之事蓋

首非得其人者尚猶懐慚而弗去博洽如劉君才美如劉君立言如劉君有超邁雄傑之氣而精悍不衰如劉君而謂可以它故去邪往哉劉君知其難而惟盡心於其所難此吾徒事耳

主上大有為之君方以人才為意劉君固人才之師表往哉既厭心是不可去也翰林脩撰歛好閒中州人也過余謂劉君行矣不可無贈言用書以為劉君考最南還序

送朱希仁教諭赴臨川序

天順末朝廷以祭養之重且田害之除也或圍獵近郊將命者後有弗戒負羽之徒系近迫

陵寢旁地歲丙戌九月[illegible]日昌平縣儒學教諭臣吳齋
潔拜稽言夫
陵寢上干
列聖在天之靈祠享所在芻樵可乎此臣所不忍言臣
雖賤微非所當言然嘗奉明詔直言故不容不言
上得奏為之愕然迺若曰唉惡得有是邪於今有司毋
毋圍獵具為令嗟乎敢諫之令在唐堯時已有之惟夫
後世者大臣持祿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是以聰明
日壅幽隱不達治日少而亂日多常常然也然則盛明
之世求教諭一縣學官有言乃荷被聽納有如此者其
所關繫豈小哉教諭朱氏字希仁崑山人發身科目嘗

為諸曁浮梁兩縣學績最遷昌平茲又以昌平九載例
調臨川教諭將取便道江鄉奉其母夫人以行盛晨在
闕外得於傳聞知罷獵事歌舞
聖德之餘未嘗不私幸吾鄉邦之有人且鋪張對揚近
臣之職故於茲行也謹爲述此以畀希仁俾凡從吾希
仁而游者知朝廷之於言無擇於芻蕘小官如此知
皇上求言納諫惟善之從皇皇若不及其所以致太平
之治盛德偉業緊多如此希仁之忠於事
上不隱不欺正直敢言如此有不聞風興起者乎唐陽
城有言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其果能有感發而
興起如吾希仁否乎希仁儻於他日霑恩所及趨命而

來當懇舉以告我

崔母張淑人輓詩序

成化五年五月七日吏部言尚書崔恭母喪例給部文書付之俾終制其家

上曰其如例於是縉紳大夫朝野之士相聚而言曰吏部首六官尚書古冢宰後世所稱宰相者是已宗人有言無宰相丁憂例以宰相與百官有司懸絕也而我

朝敎孝勸忠之典則一以常例處之度越前古矣噫三年之喪古今通制也聖賢之論載籍所傳千萬世無異焉惟夫後來有墨衰之舉奪服之名於是乎爲人父爲人母爲人子有不忍言者矣而義有二焉其一

君令之嚴不可違其用與否繫一時之重輕誠迫於不得已焉者君子猶或諒之其一可以理辭可以情達其用與否得失休戚無大關繫於其間斯人也責備之歸有不免矣彼蒙恥冒進以苟得爲榮不得爲辱者不與焉不暇遠舉數十年來宏材雅量如楊文敏公清德重望如黃忠宣公楊文定公高官殊寵如李文達公皆嘗出於是令崔公得終制而歸一時物議有若爲之喜幸焉者宜哉然不特崔公也初李文達之援例起復脩撰羅倫寔言之

上雖體貌李而實未嘗不是脩撰言何以知之脩撰不久卽名用而侍郎都御史如陳翼王恕等凡常可以在

制起復言者悉終制
上之心豈不槩然可見哉不特崔公也雖然如盛之愚
不肖而竊亦有感焉
先皇帝嘗召語膝前至曰爾老未免僅九月耳盛叩首
瀝懇又以情辭蒙慰勉再四而退伏觀
聖情軫念盖誠所謂不忍人者噫
上之心其即
先皇帝矜愛臣子之盛心歟此誠千萬世臣子莫大之
幸而亦豈徒可為臣子之幸而已哉此卷崔母挽詩為
特書此冠諸其首簡亦以為崔公幸且以志臣愚不韙
之咎使天下後世知

聖天子復古之治固有所自云若夫崔氏母子慈孝之實

朝廷恩寵之備茲不能及而亦有不待及者矣

涇東小藁卷之三